



我的高考我做主

□ 盐城 胥加山

七月流火,高考在即。原本六月高考季,因疫情,顺延七月。一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学子挑灯夜读,日子如水而流;家长左焦右虑,时间如风而逝。早早早解放,煎熬奈何长?耳闻“家有高考生”的熟人、朋友、同事发出如此感叹,心情莫名一紧,虽说儿子的高考已过去一年,其高考往事,历历在目,昔日重现。

进入高三下学期,高考氛围明显一天浓于一天。家长会、心理辅导会、高考专题讲座等接踵而来。家长会归来,掂量着儿子在年级上的排名,比划着以这样的分数试填哪些高校……儿子晚自修归来,卸下他身上的书包,小心翼翼地问一句,以你目前的排名和分数,还需加把油呀!不然……儿子不冷不热回了句,我的高考我做主!请你别操心!

心理辅导会以后,看到儿子晚自修回家继续一两个小时学习从房间里出来走向洗漱间,我见缝插针,试探着劝慰,别把自己搞得紧张,注意劳逸结合,一天学习长达近18个小时,要注重学习效率;压力要辩证对待,弓只有拉满,才可把箭射得更远……儿子抬起水珠下滴的脸,打断我继续的话语,我的高考我做主,你说这些,想要灌输我什么?请你不要给我什么心理暗示……听完高考专题讲座,家长互相传递信息,这家打算走自主招生这条路,那家准备综合评价,多条路,多份保险,甚至有些家长现场交钱委托他人代办,回到家和爱人商量,恨不得立即替儿子做下主。周日下午,儿子汗涔涔打球归来,一口气喝掉半瓶凉白开,等他换气喝水之际,我和爱人轮番演说,看别人家都在报名自主招生或综合评价,你打算选择哪一种?儿子继续仰头喝水,爱人和我沉默,片刻,空水瓶在客厅里划起优美的弧线落入阳台的垃圾桶,儿子做了个优美的投篮动作,或许

他在意起我们的沉默,微笑着一只手搂起他妈的肩,一只手拍拍我的肩,说道,我的高考我做主,自主招生、综合评价两样我都不选,我早已决定裸考!说完脱掉被汗浸湿的篮球衣,揉成团,又一个投篮,尔后冲进洗漱间,扔下一句,妈,请你帮我拿套干净的内衣,我要赶时间上晚自修……爱人不死心冲着青春的背影一句,那你参加各项比赛又何苦?获得的证书不是浪费了吗?……哗哗的水声伴着说唱的中英文高亢的歌声淹没了爱人跟进的话语和我的一声叹息……

6月6日,我打算请假陪同儿子看考场,正玩手游大呼小叫欢得很的儿子,一口回绝,我的高考我做主,不需要你请假,考场在本校,闭着眼也找到。

6月7日,一早我做好早饭,7点叫醒儿子,儿子一脸惊讶,你咋没上班?我没好气地说,你高考三天,我请了三天假,每天由我亲自接送,以防万一!儿子不领情,仿佛他的青春的自尊受到挑战,果断地答,我的高考我做主,我是18岁的高考生,不是12岁小升初的小学生!假请了,儿子的一句“我的高考我做主”,让我失去了亲自送他赶赴现场感受浓烈的高考氛围。还是爱人聪明,儿子前脚踏上电瓶车风驰电掣起来,她跟随其后,随着儿子的速度,时快时慢,躲躲闪闪,守护儿子一路平安的同时,祈祷着儿子一直向前,千万别回头。

我的高考我做主!我疑惑儿子的那份张扬着青春的自信,直至厦门大学录取通知书洒开满脸孩童的笑意,我才确信,对于高考,自信的力量何其强大!我的高考我做主,我的青春我逐梦!高考,考知识,亦考心理上的那份青春自信——后浪自我,拥抱世界;后浪自信,拼搏未来!

最后一次帮你扛行李

□ 淮安 仇进才

那年高考结束后,天地从喧闹迅速转为安静,只有栀子花一簇簇地盛放着,把青春燃烧成最纯洁的白色。要走了!刚到宿舍门口,便看到了父亲。光溜溜的头顶,黑红的脸庞,灰扑扑的衣服,在人群中颇为显眼。“走,上楼把东西都搬下来吧。”父亲提着几个蛇皮袋,招呼着我。

宿舍里已经有人走了,下铺空了出来,舍友的家长正在上面扎袋子。父亲脱下鞋子,利索地爬上床,便开始掀铺盖。这场景颇有些奇怪——父母们在宿舍阴沉的光线和飞扬的尘灰里充当着收拾的主力军,务农一般忙忙碌碌,而我们则成了帮手,甚至是闲置人员。于是便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慢叙最后的情缘,追逐打闹。

等我回来时,父亲正骑坐在编织袋上,脸涨得通红,两腿紧紧夹着被子,用力拉着拉链。“正好你回来了,东西都收拾得差不多了,你看看还有没有没带的。”“没了,那就往下搬吧。”父亲又把宿舍仔仔细细看了一遍,才抓住半人高的袋子,用力往后一甩,借着惯性稳稳扛住,轻轻哼了一声,腰往下弯了弯,再拽着一个小编织包,才一步一顿地往楼梯走去。“你把热水瓶那些拿着,分几趟来拿,不着急。”“我给你托着点吧,里面都是书,重啊。”“不用,你就把那些拿下去就行了。”从我的角度看,父亲已经完全被袋子挡住了,它们就像长了脚,把自己几十上百斤的重量一点点挪动着。

我突然想到了每年换宿舍的时候。父亲总会站三个小时的公交,从老家背一大袋吃的和衣物过来,然后再把许多我不用的书装回去。

公交车站和老家之间还有着五公里的土路,他舍不得打车钱,就把头压在袋子下,用和现在一样的姿势,一点点把它搬回家中。高二那年,他甚至晚上十一点才走到家,而那时我已经睡了。所以那个男人在我的视野之外是如何辛劳,又是如何把这些都掩藏于沉默之下的,我都不知道。在当年那一段漫长的夜路里,只有他炙热的呼吸才能懂得他布满老茧的手中积聚的力量,也才能明白他强劲的心跳中无声的表达。等我回过神的时候,父亲已经回来了,嘴上叼着一根烟,拍了拍手,准备继续搬下一趟。我抢先一步,“爸,这个我搬吧,你歇一会儿。”他试了试分量,便同意了,“那你就搬这个吧。”这是个提带很长的包,我把带子挂在肩膀上,本以为会省些力气,却没想到把肩膀勒得更疼。等下了楼梯,衣服早已湿透,腰也失去了弹性。熏风吹来,我却打了个寒战。刚放下袋子,却发现父亲已经背着另一个袋子跟在我的身后下来了,“你不歇一下啊”,“没事,我多搬一个你不就少搬一个吗?”父亲不以为意道。把袋子往三轮车上搬的时候,父亲突然说道,“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帮你搬行李了,以后你到大学,我就不能跟着你去了,你就要自己搬了。”话说完,父亲就继续呼哧呼哧地搬袋子。而我却愣住了,呆呆地望着人群。

夏日的午后,蝉鸣愈烈。高矮胖瘦的父亲们或搬着书,或扛着编织袋,走在前面,而子女提着盆,拖着行李箱跟在后面。他们的脸上,显出同样的深沉与绯红。

难忘的送考

□ 肥西 凌泽泉

又是一年高考季,记忆的闸门豁然洞开,一年前的送考场面迅速占据了思绪的主屏,一帧帧画面清晰如昨,一幕幕场景亲切如故:关切的叮咛、相送的目光,在考场外汇成澎湃的激流,似要挤过考场门口的铁栅栏,陪伴着信心满满的孩子踏入考场,去迎接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考。

时间闪回到去年五月,早在考场未公布之前,我手机上的合肥一中高三家长群里就炸开了锅,有性急的家长参照前一年考场分布,在可能的考场周围提前预订了宾馆,有位热心家长还特地组建了个高考房交流群,以便到时互换房间。

清楚地记得,5月23日中午,我查到孩子分在合肥二中考场,急忙打开高德地图,显示从合肥一中附近到合肥二中距离是13公里,开车约需25分钟,途经的主要道路是徽州大道。本不打算住宾馆,可群里的家长都说届时路上可能堵车。顾不上吃中饭的我,驾车抵达考场附近,先去考场对门的两家宾馆打探一番,均仅剩临近马路一侧的房间,只好作罢,又火速赶到桐城南路,终于相中了合适的房间。

6月6日,送考大幕正式拉开。细心的家长在群里早已列好了考试用品备用清单,按单将考试用品检查再三后,我将家委会发的送考专用车标识放到了挡风玻璃前,这才发动车子向宾馆进发。当天下午4点,考场开放。陪着孩子走进校园,找到设在西边教学楼二楼的考场。站在楼道口,但见此楼紧贴西面围墙,墙外就是曙光路,好在我家孩子考场与马路之间还隔着一个考场。第二天上午考语文,把孩子送进校门,我随家长们去紧邻考场西侧的曙光路一看。这是一条两车道的马路,并没有像校门口的黄山路那样进行交通管制。由于路西边有住宅小区,出入车辆较多,甚至还有按喇叭的,家长们忧心起来,跑到黄山路去找执勤民警,民警也很无奈,说没有接到曙光路管制通知,不能擅自封路。几位女家长当天中午只好打印了许多张“高考考场,请勿鸣笛,请勿大声喧哗”的小标语,赶在下午考数学前,贴到了曙光路路边的围墙上。

家长们还自发在曙光路的两头设立劝说点,叮嘱开车的司机一定不能按喇叭。有的司机听说前方是考场,便绕道而去,但曙光路上不时还能听到按喇叭的声响。也许是民警向上级作了反映,第二天上午,民警同意配合家长在曙光路两头设立卡点,严禁机动车通行,对于电动车、摩托车在交待清楚不准鸣笛的情况下放行。家长们顶着烈日,在曙光路的两端值勤,同时还安排数十位家长分散在路途巡查,我也被安排在其中。

下午英语考试,考生刚进考场,一位巡查家长跑来告诉我,说刚才看见一位师傅拎着电击钻扛着旧空调转到这栋六层住宅楼的背面去了。我意识到情况不妙,天这么热,肯定是要装空调,马上就要考英语听力,如若电击钻一开,对面十来米就是考场,那将对考生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我赶忙跑过去,见楼后面有两个楼梯口,顾不得多想,我沿着南边的楼梯口就往上爬,为了加快速度,我拽着栏杆快速挪身上楼,一直爬到顶层,看见左边那户人家的门敞开着,我探过头去,发现地上放着一台旧空调,那位安装空调的师傅正在拉插座,我冲进门去,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对面是高考考场,马上就要进行英语听力考试,千万千万不能开电钻啊。房主见我大汗淋漓,问我是谁,我说是考生家长,他连声说理解理解。我告诉他,五点后考试结束,就可安装了。房主抱歉地对师傅说,不知道今天高考,空调现在不安了。

庆幸的是,我及时化解了一场不该发生的事。如果不是那位巡查家长的细心发现,如果我没能及时爬上楼去制止,电击钻一开,将对相距仅十几米的考场上的考生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而考场里的孩子们压根儿不知道那天发生的惊险一幕。

可怜天下父母心。送考的家长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爱心守护好考场的安宁,让孩子们顺利地完

高考首日,愿莘莘学子都妙笔生花